

四

書

瑋

增未冠時汎覽載籍遇有與四子書相發明者間錄數
則於章句之上然性懶多不隨時摘抄而過眼雲烟又
不暇重搜竄簡雖有妙義往往得而復失故所錄者卒
寥寥無幾也嘗彙爲小帙名之曰四書緯棄之篋中蓋
三十年於茲矣昔夾漈注爾雅謂名物爲經義理爲緯
名物應釋義理不應釋嘗謂後之箋注家舍經而從緯
然則從事於緯者特其箋解虛言者耳曩以天資迂濶
幼喜讀濂洛諸書私幸聞道最早獨愧於聲音訓故之
學毫未有符而亦非其性之所近若瑣瑣蟲魚定非磊
落所屑爲故於夾漈之所謂緯余則視之爲經夾漈之

所謂經余則視之爲緯遂覺百家之言率皆支流餘裔
凡所采輯未敢妄忝經義此緯之所由名也今春三月
閒課徒之暇偶爲及門諸子參考集注古注因得復理
舊業推闡之餘時有觸發不揣狂僭漫筆於書積十餘
日共得若干條旋以攜兒存恭應郡試此事暫輟歸又
俗學糾纏未遑爲此一生因循之誤所由百無一成也
良可慨矣夏六月適劄劂舊識自高郵來請梓余詩及
門勸其先之以此匆匆相授未及細校姑以舊所錄者
別置卷首而以今之管窺所及綜爲四卷自慙新得瑣
碎不專義理而漸及訓詁似可逃漁仲之譏而舍經從

緯終吾之所不辭也爰仍其舊名云

道光丙申七月一日泰州常增自書於古士鄉之一松樓

四書緯卷一

泰州常增學

大學

陸氏釋文曰大舊音泰劉直帶反則讀大爲泰主太學名之也然謂之大學實包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而言豈必專指太學乎大學對小學而名人生八歲入小學及十有五則入大學夫子所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此也鄭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不知大學一書正由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返諸身心性命之地而求其誠正者也豈徒記誦詞章教

以博學哉章句釋爲大人之學最精

在親民

鄭注無訓正義曰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則古親字本作親解至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欲以盤銘三節爲釋新民之傳故疑親爲新而詞曰當作亦未敢遽定之辭然按盤銘曰新專主自新仍所謂明其明德也卽聚語有新民之義而其詞曰作仍主土之能自新也至於新命亦本之能新其德也故結之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鄭註云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是古本爲親民未有

新民之說亦未嘗以此爲釋新民也竊疑親民亦包新民天下豈有不親其民而能新民者哉似依古作親當亦可從

慮而后能安

慮而后得亦古聖相傳之教當本太甲弗慮胡獲之語而又於慮之先遞詳其所從入卽此可徵聖學之淵源有自也蔡傳云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中氏時行曰蘊之於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於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可與此句互証

格物

章句注物猶事也本鄭注惟鄭訓格爲來謂知於善
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
也此致或爲至與章句格訓至不同溫公致知在格
物論云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
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
之也謂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
因以鄭訓格爲來爲未盡古人之意竊按格至也本
爾雅釋詁格來也本爾雅釋言如鄭注則兼善惡然
詳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文正以致知以辨善惡似
非僅謂知善則來善知惡則來惡事緣好來而已也

使謂知善則來善知惡則來惡故致知不可無辨作
勉人慎其所致語則在字有著落而義較合矣如溫
公訓爲扞禦則物主外物似專以惡言但誠意中爲
善去惡之功豈必不兼扞物而必謂致知在扞禦外
物哉黎氏發微諸書皆以物爲物有本末之物則曰
意曰心曰身曰家曰國曰天下皆物也必至於物以
窮天下國家身之理以辨其善惡先求知善之當爲
惡之當去乃爲能擴其知乃所謂致其知也則不必
以格爲扞而扞義已寓其中似終以章句訓至爲確
至以格物爲博物則又朱子所謂以反身窮理爲主

與徇外誇多者不同故其答陳氏論格物之義云非兀然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据此則惟求博洽幾等玩物喪志又何補於身心哉孔穎達謂招致所知亦曲成鄭氏以格爲來之說又鄭疑致爲至意謂至於知則物緣知來是則致字格字皆非著力字矣竊疑推極之功卽在窮至之中似二非二故變先之文而曰在

壹是

鄭注專行是也說文亦訓壹爲專近人據此兼考左穀荀子壹訓專壹之注遂謂壹是二字連上句讀謂

自天子以至庶人專在八條目中用功此外並無別學而其本則在脩身故曰皆以脩身爲本其學似較舊說是字皆字俱有著落但考古本大學壹本作一增按晏子琴瑟專壹之語似亦謂專於壹仍以亦爲一耳若竟訓壹爲專便成琴瑟專專此成何語後人因此單訓壹字不得不以專解蓋取亦有專意故穀梁壹盟注壹猶專也玩猶字最有體會蓋古人以一爲壹其來已久壹與一義非有殊也不待遠徵卽中庸一戎衣亦作壹若必作專解亦謂武王專著戎衣可乎故集注訓爲一切統括上句何等直捷而語意

亦何嘗晦也且如所解專在條目中用功添設此外並無別學一語折到脩身又多而字一轉不使此句反多紆曲乎况以天子論大人之學有三綱領在豈得謂專在八條目中用功豈得謂此外並無別學將專於條目而遂忘其綱領乎以庶人論齊家以上皆可專行至於治國平天下而謂庶人亦專在此用功乎此於義尤難通也聖經責成脩身垂訓深切語自無弊恐不得遽以壹與一殊漫分句讀

太甲

章句注商書案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爲太甲訓三篇

豈古太甲本名太甲訓猷林之奇據此云意者漢之時此篇名猶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余謂如大學所引止稱太甲已無訓字矣

顧諟

書蔡傳顧常目在之也諝古是字朱子曰古注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觀此則書傳及章句所謂常目在之皆本於古注然考大學鄭

注顧念也諛猶正也孔疏云顧諛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諛正也伊尹戒太甲云爾爲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皆不云常日在之竊按朱子雖本古注作常日在之觀其所論仍謂念念不忘然則鄭注以顧爲念以諛爲正似亦可從蓋顧諛雖如參前倚衡而明命究非有形之物以目言何如以念言也

峻德

集注峻大也案說文峻作峻高也从山陵聲私閏切或省作峻是峻應訓高蓋以書本作俊仍从俊解故

訓爲大書傳亦云倭大也案說文倭材千人也从人
爰聲子峻切是倭本義千人曰倭倭德蓋言德冠千
人故不訓高而訓大歟峻命詩作駿彼注峻大也亦
從駿爲訓也具氏西山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倭
德卽其總名也故揭此章冠衍義一書以堯典爲大
學之祖

盤銘

鄭注渾言刻戒於盤不言何盤正義云湯沐浴之盤
集注本此或謂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
必然或曰浴有二義盥手亦爲浴引論語浴乎沂亦

謂盥濯增按浴沂如上已祓除浴一作浴似不得據此以盥爲浴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頭曰沐身曰浴自不可易浴應專主澡身言考古者盤孟有戒是盤自盤而孟自孟荀子盤圓則水圓韓非子孟方水方孟圓水圓是盤爲圓器而孟不盡圓亦有方者觀玉藻浴出杆杆卽孟則知古人浴用杆並不用盤意者孟大於盤歟內則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是古人五日一浴三日一沐澣與洗曰其間是無定日亦必非日日也雞初鳴咸盥漱適父母之所進盥少者奉槃長者

奉水請沃盥是日日無間者惟盥而已槃卽盤也盤
一作槃猶盂一作杆蓋古者沐必燂泚稷之水醕必
燂泚梁之水所謂燂泚潘也潘卽米瀾也至於浴身洗
足皆用燂湯惟盥曰奉水不言燂湯是盥惟以水沃
之可知水爲冷水湯爲沸湯觀孟子夏飲水冬飲湯
論語如探湯則知湯與水有冷煖之別據此則古人
身之浴頭之沐面之醕足之洗皆用溫湯惟其湯必
待燂而成故不能日日爲之而每日所以必盥者正
以其用冷水之便可不逐日煩人煎煮也然則後人
疑沐浴爲非而以盤爲盥類之盤可謂最矣而猶兼

類言者則考之猶未精也蓋不知古人不惟浴不日
浴沐不日沐卽噴面洗足亦非日噴日洗也盤銘取
日新無間之義此明曰盤浴則杆而非盤固必不指
五日之浴言亦並非卽三日之沐無定之噴與洗而
言則此盤專爲盥槃無疑意盤圓而小如今俗所謂
瓦盆其器亦輕觀槃以少者奉之水以長者奉之則
槃輕而水重可見故可常置左右湯因刻銘其上卽
日盥而以自警歟若主澡身之浴言則杆之或方或
圓必大於盤數倍古人浴有浴室所謂漚也則此器
當藏於漚五日始一見焉是此事先有間斷矣安得

自警其日新乎故古人將適公所齋戒沐浴世子生
君沐浴朝服公庶子生三日之末母沐浴朝服養子
翦髮之日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孔子沐浴而朝言沐
浴者不一皆以此非日日常爲之事故特爲此以取
齋戒潔身之義若沐浴爲常日日恒然安得特言沐
浴哉則據日新之文知其必非沐浴之盤也又可証
矣然則日新惟盥非盥盤而何古人日五盥亦見玉
藻則與日新之義尤合更可據者丹書十七銘亦有
盤銘不渾言盤銘而特曰盥盤盤銘固顯著其爲盥盤
矣丹書之所銘者爲盥盤而謂湯之日新所銘者非

盟盤哉余故詳考之而斷其爲盟盤也洗手曰盟章
句注云沐浴其身以去垢亦承沐浴之盤之文云然
而未暇深考耳此條成後踰月偶覆閱釋地又續論
在與拆之間亦有論盤一則寥寥數
語因喜管窺所及竟不謬於前賢且以瑣瑣者妄衍
其義不覺愈自鼓舞而近如康成內則注槃承盟水
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盟器
亦未引證又滋愧矣

邦畿

案周制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
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甸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
邦都千里統甸甸縣都而言故云王者之都也鎬京
方八百里洛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
二都其得方百里者百故云千里由周推殷觀商頌
此篇曰宅股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曰奄有九有曰
肇域彼四海則其受命之初邦畿之制亦必有概然
定爲千里者也然則千里之謂言王畿之內不過千
里意亦如甸削縣都之以路程里數計之恐非僅以
方百里之國六十四方百里之國三十六專指國言
絕不限以里數而可踰於千里之外者也考商之都
亳自契父帝嚳始至契始封商括地志云商州東八
十里上洛縣水商邑古之商國上洛縣金陂今爲商

州地屬陝西西安府孔穎達曰契至湯十四世凡八
遷契居商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
及湯居亳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又曰自湯至盤
庚凡五遷上言自契至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
庚五遷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
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考孔安國曰魯都亳湯
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孔穎達以自契至湯凡
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相土爲契之孫豈契至
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
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案此亦以理推之

懸斷之辭然亦泥於相土居商邱必謂湯自商邱遷是相土至湯都未嘗改而契至相土必至三世七遷故疑其必不然也而不知湯之居亳其後不常厥邑可以或囂或相或耿至盤庚而復從湯居亳契至湯十四世焉知相土之後湯之前必無屢遷而復居商邱者乎且相土烈烈商已寢大至湯僅以七十里起是其間亦嘗中衰則其遷徙不常從可想也豈必湯自商邱遷遂爲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而有三世七遷之疑也竊謂安國言湯自商邱遷其言可據不必以此爲疑考湯始都南亳本山陽郡亳縣後漢改爲國

孰屬梁國今梁國穀熟縣也毫一作薄在宋州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此湯之始居亳爲穀熟証之孟子鄰葛之文而可據者也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商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蒙爲北亳蒙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水經注所云汲水東經大蒙城北卽蒙亳也卽所謂景亳也然則南亳距商邱縣僅四十里北亳距商邱縣亦僅四十里據安國之言謂湯自商邱遷

亭必非無據焉知非湯之始居穀熟後徙商邱復自
商邱而再徙西亭也意者自契至湯八遷并數湯爲
八者謂湯由穀熟徙商邱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
者謂湯由商邱遷西亳歟恐八遷五遷自紀其實當
亦非其實止十二也西亳卽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
縣西十里至謂祖乙兩遷似不足據釋地云殷都河
北者四一相一耿一邢一朝歌蓋本蔡傳分耿邢爲
二而不知非也地里今釋據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
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然
則遷邢卽遷耿似不得析而爲二又云耿城在今山

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以祖乙遷耿爲名
益徵遷邢定爲遷耿叅之書序祖乙圮於耿安國謂
圮於相遷於耿穎達駁之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
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旣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五邦及其數之惟毫囂相耿四處知此
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
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玩穎達此言雖
疑耿毀當遷他處亦不信馬遷遷邢之說似亦未詳
邢之卽音耿也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

不徒據此似斷無遷邢之事閻氏謂邢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此據伯厚詩地里攷之說恐沿其訛耿城故耿國閻氏謂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豈以吉州而論則在其南以絳州龍門而論則在東南僕足跡未至未詳是否至郢書傳云囂相在河北穎達曰李氏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未知孰是據此則謚且以爲河北而孔乙未定爲河南也然考囂史記作傲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

滎澤縣西北竊意殷家直甲以前累世多居河南閭
氏主教倉似優但謂在滎澤西南十七里與所傳滎
澤西北不同統而論之湯始居穀熟爲古山陽郡自
商邱遷亳爲今河南歸德商邱開封偃師湯自商邱
遷亳而曰從先王居從魯都亳故作帝告釐沃陳氏
櫟曰帝告釐理治沃沃饒之土魯元都亳則魯之亳
本偃師魯之子契舜封於商爲今陝西西安自契至
湯八遷是遷自契始蔡傳云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
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
曰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

竊意契本封上洛因從父居又以亳地依山沃饒之
土故始自上洛遷偃師歟其後歷砥石商邱而湯居
偃師從髣與契之舊都也自湯遷西亳之後仲丁之
囂以敖倉論爲今開封鄭州滎澤直甲之相爲相州
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祖乙之耿爲河東耿鄉今
山西平陽府至盤庚遷殷則仍徙偃師矣康成曰商
在太華之陽是商亦發祥於陝西而河南偃師尤契
父之舊壤故湯之王業興於此也至謂湯號商盤庚
遷殷以後號殷此康成之說蓋謂湯以商爲國號盤
庚始以殷爲國號也若云因其遷殷人始稱殷則殷

爲亳之別名盤庚之亳殷卽湯之亳殷湯又何不可
稱殷乎故元鳥之篇追叙生商已稱殷土矣亦以譽
與契皆都西亳卽殷也元鳥篇又言景員維河蓋自
湯始都南亳兼及北亳後徙西亳而言故曰維河言
景山商都四周皆大河也觀殷武之美商宗猶言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豈當湯之初而邦畿轉不整敕也
皇甫謐謂西亳去南亳八百餘里則此云千里其殆
指三亳相距之里數歟元鳥雖及武丁而此詩叙有
天下之初則此千里仍宜專卽湯之邦畿指河南而
言似不必遽及河北河東若如閻氏計南亳在極東

耿城在極西謂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

宜乎疑殷家之邦畿遼廓而謂千里乃指國言也

詩案

地理攷載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又通與邢州
治龍岡今信德府祖乙遷於邢卽此又括地志邢國
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
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據此則謂卽祖乙所遷乃通
典邢州龍岡之文地里攷引括地志文至西南角卽
連以十三州志云云意邢州外城內西南角乃殷時
邢侯之國卽周公子封邢侯之都也閻氏引括地志
文謂卽祖乙所遷無乃以殷時邢侯之國周公子邢
侯之都誤以爲祖乙所遷歟祖乙亶甲子亶甲居相
蓋相圮而祖乙遷耿非邢也傳釋書序圮于耿之文
尤明確可據然則圮于耿者謂因圮而遷於耿也惟
序文質括似乎于耿又圮耳然考禹河出內黃間相之
圮可証取爲今河津縣地卽漢河東皮氏縣水經注
河自河東北屈縣西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逕皮氏縣
西近孟門山卽龍門上口河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
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河津一名龍門黃河在縣

西雖其地爲河之巨阨然自禹鑿龍門以後李復所謂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山開岸濶豁然奔放聲如萬雷者也意祖乙時河下龍門流駛竹箭轉可色潰決之虞故有取於耿若河行臨漳東歷平鄉至鉅鹿縣界卽邢州地卑易決故至宋北流決入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衝陷鉅鹿縣當祖乙時安得舍耿而反遷潞河易決之鄉哉近胡氏謂史記祖乙遷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亳固與竹書盤庚自奄遷殷之說不合而謂盤庚居邢亦不知何據孔穎達曰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洹水注云洹水出云逕鄴縣南殷墟北則盤庚後之遷鄴南者不知何王韋昭楚語注武丁從河內從都亳則武丁又自鄴南遷亳矣至武乙又自亳遷朝歌紂之都承武乙也此盤庚後殷之屢遷有可考者未聞盤庚都邢卽謂耿圮復遷據竹書云祖乙自耿遷于庇亦不言遷邢也况竹書亦未可據依哉

附註元鳥之篇

案元鳥與長發同爲商家祭祀之樂長發祭其祖之所出元鳥叙其商之所生皆自契始卽長發篇所稱桓撥之元王也長發首章首句用商韻次祥次芒次方次疆次長次將次商句皆用韻元鳥首章應同其例次句亦用商韻次芒次湯次方下四句亦句句叶韻獨此章首句不入韻乎竊意鳥字定爲王字之訛乃天命元王降而生商也以長發元王証之此尤可據不知何時傳寫偶訛誤王爲鳥後遂附會駟卵之說襲謬千古不知長發明言帝立子生商此乃謂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乎是可斷其爲元王也至吞卵之

說轉不足深辨詳見余讀詩臆說

緡蠻

釋文云緡蠻音綿一音亡取反毛詩作緡傳云緡蠻小鳥貌正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以言微小之臣亦本毛傳皆不訓鳥聲曾按爾雅緡綸也夾潔注召南云維絲伊緡緡綸皆繩也郭氏云江東曰綸緡緡臆也注穠耘也說文緡釣魚繫也从絲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或口切又繁生絲縷也从糸敷聲之若切蠻南蠻蛇種从虫緡聲莫還切又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教蠻來之正義云鄭曰蠻者羈縻其人

耳蠻之言緝也王肅云蠻慢也是則緝作縣皆言繩也亦非本綿之綿木綿名古貝亦曰吉貝自宋元間種始入中國故上古止有絲臬說文訓緝爲繫與爾雅訓綸同定以絲言故詩曰維絲伊緝又曰言緝之絲蠻之言緝竊意緝蠻正形容鳥之毛羽微細如絲縷耳文選注以緝蠻爲文貌亦非箕山歌稱瓜葉曰緝蠻亦形容瓜葉之微小也豈以爲文乎不可以後世黃鳥有金衣之稱遂附會爲文貌之証觀縣之詩特卽瓜之颺言縣縣大曰瓜小曰颺蓋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故以縣縣言之甘瓜緝蠻之義亦當本此

則縣縣雖爲不絕之貌从小爲訓此尤可據草之初
生纖小不絕亦曰縣縣故爾雅以穠釋之據此則訓
緡蠻爲鳥聲爲文貌皆非古義五色成文若鳳若雉
之類乃爲文采文繡黃鳥則未也至曰鳥聲雖異古
訓然後世稱歌聲不絕如縷又參軍作蠻語見世說
緡蠻亦非全不涉語言故章句舍古義而訓聲歟但
世以緡爲歌聲之相續蠻謂鳥語之不同於人推其
意亦可以南蠻缺舌之音爲例而不知緡蠻連文从
糸與單蠻字訓慢爲南蠻蠻語者不同連緡言蠻仍
是以繩束物之名卽以爲聲當亦祇是歌聲纍纍耳

邱隅

章句云岑蔚之處鄭注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案爾雅釋邱邱之類各異其名此當爲如陵陵邱廣雅云小陵曰邱詩箋云隅角也故鄭注以岑言之爾雅山小而高岑詩蒼兮蔚兮言草木蒼蔚也故又兼蔚言之而未疏明岑蔚之義故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蔚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章句節之故第云岑蔚之處

淇澳

鄭注淇隈厓也正義與隈也本爾雅隈隈也說文隈

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釋文澳本亦作奧於六反
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澳於六反隈烏同反集注本
正義從大學作澳案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
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故後漢郡國志注引此云
有奧水流入淇水又水經注肥水謂之澳陸機亦以
淇隩爲二水據此淇爲淇水澳爲奧水析而爲二竊
考山海經沮洳之山濊水出焉注今淇水是淇一作
濊蓋以濊洞得名也水經淇水出河南隆慮縣西大
號山注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呂氏曰淇水出
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於

淇地里志出河內共縣北山郡縣志出共城縣西北
沮洳山蓋其源出於沮洳相州林慮卽隆慮通典出
共山今衛州共城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
水口古朝歌也詩地理者謂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
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我
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
今是水異出同歸然則泉之名肥本以同出異歸肥
雖注淇究其所歸應與其別而當其流入於淇是已
注淇水矣不應一水二名謂此淇水之中有奧水流
入謂之奧水也卽名奧水仍淇水也況今是水異出

同歸哉孔氏曰詩人所作白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
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邱邱曰亦流
于淇鄘曰送我淇上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是則歌土
風而驗水土之名者皆專主淇言不兼澳水也增考
澳本爲隈蓋以水之厓曲爲名袁氏所謂淇水之彎
曲處也至博物志謂之奧水水經注肥水謂之澳似
亦皆以曲爲澳竹竿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呂氏曰
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蓋主山而言之相衛
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水經注謂舉水所入
爲左右朱子謂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

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西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
右是泉源在西北衛州共城而淇水亦出共山爲今
衛州共城意其所謂同出者此也寰宇記澶州頓邱
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九域志大名府莘縣有
泉源河今大名府莘縣本陽平屬東郡京相璠曰陽
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通典淇水至衛
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溝洫志謂在頓邱縣遮害亭
西十八里衛縣今省爲鎮屬濬州黎陽縣是泉源河
在大名府莘縣淇水入河在濬州黎陽縣界意其所
謂異歸也衛始都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朝歌城淇

澳之詩當在遷滑之前似卽指衛縣之淇水去頓邱
不遠泉水詩始謂泉水流淇末又曰我思肥泉思須
與漕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地里志東郡須昌縣
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漕卽白馬故城在滑州
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今屬同德府本楚邱之地則
此所思之肥泉與須漕並言當在衛東徒渡河戴公
廬漕文徙楚邱之後皆指滑濮而言輿地廣記漕楚
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
岡乃後人附會名之通典滑州衛南縣文公遷楚邱
卽山城地里志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漕楚邱而河內

殷墟更屬於晉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里卽所謂殷墟也觀此則泉水發源於河內朝歌西北之衛州而歸於河南之滑濮等州詩傳泉卽百泉肥泉水名考泉水肥泉皆出朝歌城北是肥泉卽泉水詩蓋溯其始出則曰泉水故曰悲彼悲泉始出之貌要其所歸至須漕之境則曰肥泉此正與毛傳爾雅同出異歸曰肥之義合衛至懿公之後戴公之前朝歌嘗屬於晉淇澳之美武公當猶在衛縣故都不應遠及肥水蓋名肥之義不在同出而專在異歸應從其支派所歸自爲浩瀚之境

而名故曰肥証之於詩可據然則肥水謂之澳距衛縣之淇一在河內朝歌一在河南滑州相去一遠矣水經注謂美溝水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此仍論泉水之源故亦曰泉源亦曰百泉其實名肥者自在滑州耳而其所以謂之奧水者本主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厓岸多曲從其內之彎曲而名非泉水一名奧也卽以水經注徵之益信水之多曲而奧之定以曲得名矣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

曲故俗有美溝之目可知泉源之水其來多由東南
注淇卽滙於淇而淇水之彎曲處斯淇之澳矣陸機
蓋誤以泉名奧水遂會爲二而不知淇水在衛之
西南西東流與泉源合已統爲淇水也鄭注爾雅說
文之訓自不可易故集注仍本孔疏不以淇澳爲二
水

菴竹

菴竹章句無訓詩集傳其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
園之竹也水經注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
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

芻篇草不異毛與觀此則漢以前竹猶盛至無竹而惟生王芻篇草者特漢以後之川或然耳孔疏釋經遽以菴爲王芻竹爲扁竹析菴與竹爲二似不知昔之淇園祇有竹箭也况菴詩本作綠韓作籊安得傳會爲王芻乎

赫喧

釋文曰喧本亦作咍祀晚反毛詩同韓詩作宣增按說文心部愼謂寬嫺心腹兒从心宣聲引詩曰赫兮愼兮况晚切據此似喧本作愼

自謙

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陸氏釋文謙依注讀爲
慊徐苦簞反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步反案說文慊疑
也無快足之訓惟孟子行有不慊於心趙生慊快也
而無足義說文快亦祇訓爲喜惟孫氏此疏如有道
義不足於心則飢餓者矣觀此則知謙讀爲慊本鄭
注慊訓爲快本趙注又訓爲足本孫疏此亦可見朱
子釋經其心之細然按孔疏如惡惡臭者心實嫌之
口不可道矣如好好色者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此
之謂自謙者謙讀爲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
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又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

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爲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自安靜也據此則孔以慊爲不滿之貌蓋不自滿足與謙義相近故鄭讀謙爲慊而單訓爲慊其義未申故又讀爲厭是鄭注之意主訓厭也而厭無明訓故孔氏以安靜釋厭也增按說文心部厭安也厭當與慊同孔之訓安蓋取諸此而又加靜義耳然則作自安解謂誠其好惡於意乃安亦見古義

體胖

鄭注胖猶大也孔疏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案爾雅以宏廓等字訓大不及胖字故鄭注不直言大也而

曰猶大歟然天下容有體胖而心未嘗廣者似不得
僅據外體胖大便指爲德之潤身朱子以安舒解之
較舊注爲長蓋胖大而兼安舒兩說始備一論其外
體之形一論其外體之神也

忿懣

鄭注懣怒貌也或作憤或作寔釋文曰懣勑值反范
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勑憤音致寔音致又得計反是
懣勑值反又或音稚音勑今多從寔音讀章句直以
怒也釋之蓋以其本心而言故不言貌然正義此句
身仍作身未嘗改作心也故兼貌言歟

張九成大學
說心之正體

辟

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而不言心也近惠氏據老子之說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以爲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起於身而心爲之累者以此程子破身爲心失之不知老子之說此何說也而可援此等寂滅語以解經乎信斯說也凡人不必有身是無宇宙矣又安用聖經賢傳爲斯人警覺於無窮也且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無非起於心而身爲之累此經身有所忿懣等句乃從身歷指其心之用謂身有此忿懣等心則不得其正所以修身必在正心而於忿懣四者雖不言心觀下以心不正焉統承此節則文意相承正從身說到心而心字揭明於此矣故身字似無庸作心張氏血氣之說已不免求深反曲惠氏乃謂四者皆起於身據老子有身之談以議程子之失先不自知其惑於異端矣

章句辟讀爲辟注辟猶偏也案鄭注辟作譬云譬猶

喻也釋文云辟音譬下及注同謂譬喻也是唐以前此五句辟字皆作譬解石經亦直作譬然考鄭注之適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反以喻己正義亦云此言修身之譬謂見彼有德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若自修身有德亦能使人親愛推之賤惡畏敬哀矜敖情皆然則辟乃能近取譬之譬宜如鄭云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又何至好惡之或蔽乎似從舊作譬解與下三句及故諺一節皆不甚貫此章句所以讀辟爲僻卽之亦不作適解而謂之猶於歟近錢氏養新錄謂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說之精此第抄錄鄭注

而漫爲此斷恐未卽全文而體會之也不知章句之訓偏仍本疏說正義解下三句不已云人心多偏哉惠氏大學說云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遜於志而必求諸非道也如是則好而知其惡矣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逆於心而必求諸道也如是則惡而知其美矣誠如其說此文又何以云天下鮮矣且引諺以証之乎卽此愈知必則譬解則好知其惡惡知其美與下難通似作譬不如作僻之精若云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僻者不知此自論常人之情耳且卽意誠心正五者之情一有所向亦安得恃其無僻而不加

察也

宜

章句注宜猶善也案詩宜其室家毛傳宜以有室家
無踰時者鄭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孔穎達曰宜
其室家爲不踰時則古注此句皆以宜爲嫁娶得時
也至宜其家人毛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解此
句宜字與上宜字不同而亦未詳其何以謂之宜惟
輔氏廣順文釋之曰先王於此時令會男女以成婚
姻宜矣此釋宜其室家之宜也又云婦人之賢莫大
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

始可謂之宜矣此釋宜其家人之宜也義與毛鄭合而言之較詳黃氏佐又分宜室宜家釋之謂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幼皆閑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則以宜其室家之宜與宜其家人之宜同而直以宜爲善矣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許此則以宜爲猶善亦有內外先後之不同而其所謂宜者必歸之於和順故又云必孝不

哀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則實疏此宜字者似莫詳如此矣至黃氏樞曰此形容男女以正之義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此猶毛鄭宜其家室之解第就昏禮之始而言而不知宜其家人之宜嫁之後必有恭敬孝慈之實乃能和順必能和順乃謂之宜故欲知章句之所謂猶善非忝觀黃氏佐朱氏善輔氏廣諸說亦無以知其詳而得其實也

絜矩

鄭注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
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矩或作巨又注絜矩之道善
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釋文曰絜音結拒之音矩本
亦作矩挈也音結反巨音拒本亦作拒其呂反案或
問載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語錄
曰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
眞氏曰度謂以尺之長短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之
小大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矩曲尺也據此
則實按其物矩當爲曲尺卽所謂法也周髀言數法

出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則曲尺之法皆所以爲方故章句以爲方一語括之惟商高所謂平矩偃矩覆矩臥矩以及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似用矩不盡爲方不知方數爲典無非以方出圓也至惠氏謂絜猶格也矩猶物也謂絜矩卽格物之義竊謂格物自是致知絜矩乃是行恕似不得混而爲一况一爲大學之始功卽物窮理一爲治平之要道所惡勿施哉

僂

僂與戮同章句主身弑之大僂言蓋本注疏以僂爲

誅也竊詳此節引節南山之詩所謂民具爾瞻卽道路以目之謂意取形容衆怨之歸耳况有國者好惡雖僻衆怨雖盈天下安得遽敢動弑之之心釋治平者亦安得輕爲此語啟天下之殺伐授天下以可僂之權哉且罪非桀紂人非湯武天下敢言僂乎又况罪雖如桀湯不過放於南巢尙恐來世以爲口實亭山之死非湯敢僂之也罪雖如紂武不過壹著戎衣及其衣寶玉而死也終屬自焚武敢僂之乎然則征誅如湯武尙不敢言僂而可曰辟則爲天下僂乎春秋之教專爲嚴懲亂臣賊子而作使弑父弑君之心

有所畏懼而不敢逞安得孔氏之遺書徒知警戒其
君竟令天下可不避亂賊之名乎一字誤解恐貽禍
非輕也增按周禮掌僇康成彼注戮猶辱也蓋古人
以辱爲戮林之奇解甘誓孥戮謂甘誓湯誓皆有孥
戮之言非殺之之謂也引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文
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文六年夷之蒐賈季
戮冉駹冉駹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冉駹曰不可
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據此則知
此云爲天下僇者特言辟則爲天下辱耳夫豈身弑
之謂哉又按說文僇本義癡行僇僇也从人𠂔聲讀

若難一曰且也力救切亦並不作弑解

文學脩齊章言辟者五南

山節言辟者一鄭此注辟爲邪辟失道釋文曰辟與辟同觀此辟爲僻則知前五辟字亦讀爲僻無疑不必作譬解也章句五辟字讀爲僻卽本釋文此解不應大學六辟字以五辟字爲譬以一辟字爲僻自異其義也惠氏謂前章辟讀爲僻者失之未聞意誠心正而好惡猶僻者也然則此節爲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平天下者而何以猶言僻乎豈此辟亦可作譬解乎不知古雖神聖不忘邪僻之警書傳萬世何妨垂訓之嚴古君子所以兢兢者正恐其流於僻也

秦誓

秦誓之作史記謂穆公三十六年伐晉晉敗自茅津

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仁山

從其說釋地謂作於僖三十三年從書序也後辨正

又以閭說爲非迄無定論猶之費誓或謂在伯禽初
封之時或謂在周公東征之時終不可指其的年月
也竊考書甘誓正義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傳云
誓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
篇盾征雖名征亦誓也湯誓傳云師興之時而誓於
亳都者也泰誓傳云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上
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旣渡河作牧誓傳云武王軍於
牧野臨戰誓衆前旣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然
則凡誓多作於初戰之時泰誓雖自悔而誓非爲戰
誓而當其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之初晉襄公帥師

敗之於殽因其三帥秦穆既有悔過之心豈於此時
默無誓辭而以喪師悔痛之慘忍之三年必待後之
乘勝而封殽尸始自鳴其悔痛於得意之餘哉且考
左氏敗殽之日晉歸三帥穆公郊迎嚮師而哭其戚
戚然以辱二三子爲悔者抱痛何如而謂誓不作於
此時可乎况秦誓費誓啟口皆曰無譁費誓於臨戰
之時曰無譁獨秦誓於封尸之時曰無譁乎詳觀誓
辭始曰我心之憂此尤可證其爲敗殽之初思轉禍
而爲福而恐日月逾邁雖悔無及故云憂也若將霸
之時豈曰憂哉又曰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

所愆所謂云然者非謂當時之破敗乎所謂罔愆者
非冀其將來之善乎又曰良士曰勇夫曰諛言蓋深
悔其違良士用勇夫信諛言也非皆敗殺時之情事
可據者乎若以作誓後復有彭衙諸役謂自食其言
聖人奚取不知穆公作誓正冀後日之榮懷聖人之
取祇在一念之悔痛安得以此遂移其作誓年月哉
董氏鼎曰秦穆輕信杞子逢孫揚孫之謀至於喪師
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惜乎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
子之微意讀書者可深長思矣王氏炎曰過而不改
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叅觀

諸說誓爲敗殺還歸而作不特書序可據抑且情事較合與凡誓乃同其例也後之論此者可不爲史記所惑矣

媚

鄭注媚妬也正義曰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夫妬婦是媚爲妬也增按說文妬婦妬夫也从女戶聲當故切媚夫妬婦也从女冒聲一日相視也莫報切據此則婦妬夫爲妬夫妬婦爲媚妬與媚不同故書集傳不訓妬不訓忌章句亦不从鄭注而曰忌也但忌與疾亦無甚異義惟陸氏釋文曰媚莫報反尙書作冒

音同謂覆蔽也似䟽媚字較確且與嫉別正義亦云
此論蔽賢之惡謂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媚妒疾以憎
惡之也是亦以媚爲掩藏而又兼妒言者不欲違鄭
媚妒之說也觀唐書載郭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
朝恩心媚之乘敗力詆則小人之工於覆蔽可知矣
彼爲善之

章句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案黃氏日抄云彼
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利爲有益善其說而行之
也文意似自全竊謂干○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
至皆由於上之不以爲非且以爲善病根只在此四

四書集注卷一
字所以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孟子首闢言利之
說其有得於私淑之教此篇之旨乎

四書緯卷一

四書緯卷二

泰州常增學

中庸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釋文同孔叢子謂子思年十七困於宋而作此僞書自不足信觀孔子四十三乃退脩詩書六十八乃刪詩正樂似十七非著述之時且云四十九篇及孔子阮陳蔡作春秋等語多不足據其爲僞託無疑竊謂孔叢子雖爲僞撰然必謂年甫十七豈遂著書亦

不免於拘考伯魚之生夫子二十歲至五十死夫子七十歲子思生於伯魚五十以前則其年十七正逮事孔子之時其時曾子始學於夫子其年十五說苑謂孔子在楚參之楚受學則當在孔子如蔡及葉之年夫子已六十以外子思十七之時正受業曾子之時度曾子長於子思不過數歲至夫子之卒曾子祇二十六歲已得一貫之傳子思習聞聖祖緒論及父師之教安在不可守述而不作之家法筆之於書哉且陳蔡時游夏已稱文學考其年子夏祇十九子游祇十八康成謂論語游夏輩撰論語卽撰於夫子沒

後游夏之年當亦未踰三十安在英年必無著述也
况子游不過二十已宰武城子賤二十有三久仕單
父聖門偉器多在穉齡考厥行藏胥有其實出可早
膺一邑處獨不可早事纂脩乎而且詳觀所作中庸
自仲尼曰以下多述夫子之言其餘篇首篇終安知
非皆奉教於父師者乎子思以童時聞而識之卽此
以爲博學之業蓋猶子張其年十四問行書紳之意
恐本非所謂著書也及薈萃已多至十七時意欲昭
明祖德乃思演繹成篇以傳於後故其名書也卽取
首記仲尼曰君子中庸之語中庸二字猶之大學取

篇首大學之道大學二字爲名也漢賈逵云孔伋窮
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作大學以
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十七時所述者且不止中庸也
大學亦其書矣又胡致堂謂論語子思檀弓所纂脩
則並論語子思亦同撰述早年勤學當不誣也考子
思之壽史記作六十二或以事魯穆公計之當爲八
十二或云百餘歲卒觀其少年纂述多有成書豈屆
暮齡毫無撰著蓋晚年仕魯道尙能行不必復效窮
居垂空文以自見卽此愈知幼之所述自爲早歲窮
困之事古人著書非不得已不爲也或謂有子思子

七卷說亦無稽至謂童年強識惟當博考典章不應遽及性道則又不知子思受業之日正夫子由博反約言信言道之際曾子真積力久得聞一貫之時子思耳濡目染習聞其奧懼失其傳又安得不汲汲於此哉且焉知十七時非甫存其略自斯以降數十年中不反覆紬繹研究修改精益求精其書乃出也則溯此書創始之年卽謂成於十七時何不可乎或謂大學爲子思居衛之作詳經緯之說應出一時蓋曾子之傳子思以身爲門人而記之其同爲十七時所述也從可想矣曾子述孔子之言與夫所著十篇當

亦始於其時其謂曾子年十七文學始就乃能著書者出於宋景文公筆記所談恐亦無足爲據漢志中庸說二篇李翱云中庸存者止一篇故朱子亦爲定著章句一篇其自序云再傳以得孟氏與程子云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不同程子蓋第據道統之傳爲言耳孟子非親受業子思若云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則子思此書之作當在百歲外矣豈止非十七時之所爲哉夫子曰後生可畏或亦環顧及門英才早慧而云然也後之髫年入學觀於子思之所撰可以早自與矣

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慎乎所不睹至慎其獨也五句爲子夏言似子思所採且不僅父師之說

件

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與漢天文志太元經所云水信智土性信及繁露五行相生篇智屬火禮屬水者不同蓋本乾鑿度文所謂得五氣以爲五常也竊謂五常分配五行舛其位置俱可隨文衍義實無關言性之精康成旣喜據緯書而孔氏此疏復引老子道本無名強名曰道之文謂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智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嗚呼此漢唐言性所以多雜異端之說也夫洪範初一日五行易繫辭

日一陰一陽之謂道溯萬物之生自不能外乎陰陽五行然必作木仁金義等論專推乎此必至流於術數而災祥休咎之說由此而繁而性之旨愈晦此最余所厭聞也蓋以五行論性專卽賦於氣質者而言則以性爲剛柔善惡之性鄭故又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章句注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只此一語惟原氣以成形之始已舉識緯之說悉掃而空然此第溯物所由生形所由成非由此爲信也故曰而理亦賦焉是則所謂性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也安得謂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

信哉考湯誥始言降衷衷卽中也實能發唐虞執中
相傳未言之蘊允爲千古言信之祖至孔子曰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又爲千古言性善之祖至子
思曰天命之謂性又能闡上帝降衷之旨括之曰天
命不言善而善在其中至孟子得其真傳顯著之曰
性善其闢杞柳湍水紛紛之謬說厥功尤偉自斯以
降邪說日熾言性皆非直至程子出考於此書始有
性卽理也之說朱子之注本此余嘗謂性字義謂五
常之德與心俱生後觀書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
禮知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

義禮知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益信斯語爲不
謬矣蓋天之生人靡不畀以有善無惡之信當其降
衷之始恍若諄諄命之乾象曰各正洪範曰陰隲天
命從可推矣故太甲之所謂明命大學之所謂明德
皆卽信也人之盡其性至於天地參亦祇全其性之
本量而非於信外有所加故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
又曰堯舜性之也味乎此而何疑於性之出於天者
不皆善乎自人感物而動由性而情由情而欲以至
習之相遠天亦無如之何而揆厥降命之初心斷不
欲其差謬也所貴常存敬畏者上體天心兢兢然求

還其人生而靜之初則復性之學卽此而在矣至於
性情之義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
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又禮道云人者五行
之秀氣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鑲印
鑲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鑲印情之所用非性亦
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此以動靜分論情性
不知情無乖戾自得其正故中節卽爲循性也案說
文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
心生聲息正切解性字最精漢儒如董子亦未逮此
猶憶同里亡友高文子銘天資秀穎理皆洞達惟於

性善之旨未能無疑蓋有感於斯人善惡之大不倫也後爲淇令罷歸嘗與胥談及此高疑舜臚性必有殊余謂此由於習不由於性因爲反覆詳言高乃頓悟且爲聞善之拜今其子澣久從余游適撰此條首以示之俾知性之有恒云章句注於是人物之生雖自天視之亦物也似物字可省

道

湯誥厥有恒性下卽云克綏厥猷傳云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知信之行所謂道也真氏西山曰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朱子曰道者性之發

教

用處子思率性之說其有取於綏猷之旨歟鄭注率
循也道猶道路也孔疏道者通物之名章句注解率
字道字俱本鄭注解道字不从疏說者蓋以通物之
名四字不足爲訓也夫道若大路然孟子已言之矣

鄭注治而廣之入放倣之是曰教正義謂人君在上
脩行此道以教於下章句注而品節之卽鄭脩治之
說以爲法於天下卽鄭人放倣之之說教主在上者
言故曰若禮樂刑政之屬案典樂教胄朴作教刑帝
世已然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皆所謂教也

古聖人作之君卽作之師以身教不以言教非必家喻戶曉也但脩其道而教卽寓焉矣乃觀舜之執中旣無忝於脩道之實而其敷教必有司徒專官者以君與民遠教不易周也然則綏猷惟后而敷其教者豈能專俟人君之一人哉後世師儒之教亦不得謝脩道之責矣率性句明道之大原所出有自在流出意不必有心於依循故性祇言率此謂一人行此道當使人人同此道故道又言脩似正以其賦性之同恐非因其氣稟或異而然也

可離非道也

章句注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此體會此句虛神作反証之辭案孔疏則不然疏云道猶道路若荒梗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是可離棄以亦非善道之行故云可離非道也是以此五字爲坐實語

莫見乎隱莫見乎微

鄭注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正義曰莫無也言凡在衆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卽恣情人皆佔聽

察見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愼懼如此以罪
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也案
鄭孔之意亦爲警戒語然謂若有佔聽之者察見罪
狀甚於衆人之中乃使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
無顯露於細微之所是近於掩其不善矣二句之解
豈使之匿其跡哉章句注實較舊說爲精余生平於
人欲將萌時輒憶此注不敢忘一過字以此知大賢
垂訓其益人深矣

大本達道

正義曰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大本情慾雖發

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案仲虺之言
雖曰惟天生民有欲樂記亦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但此論中和似不得遽兼慾說故章句注第言情而
不言慾且以爲情之正又達主共由說不作通達流
行解俱勝舊說惟孔疏解和字謂如鹽梅相得性行
和諧有可取焉要亦不如無所乖戾四字包括真切
尤爲不著迹象也

時中無忌憚

鄭注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
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而又以無畏難爲常行

是其反中庸也案以容貌爲說近淺故章句注易之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小人之中庸也

章句謂王蕭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
今從之案此本陸氏釋文所言然觀孔疏云小人將
此以爲常亦以爲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順經爲
釋不从王蕭本添反字

知味

鮮能知味卽謂日用飲食中食而不知其味疏引異

義據普書爲說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鶩知其黑白案此卽易牙水別淄澠荀勗炊知車脚陸羽辨味烹茶之類恐鮮之中爲尤鮮矣必以此等爲知味雖可詫爲神奇未免轉流隱怪且看知味二字太深則亦無怪其鮮也子豈爲此嘆哉

兩端

鄭注兩端過與不及也疏云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蓋爲善雖同亦未嘗無過與不及處有過不及則均非中故仍須執乃

能卽兩端而得其中用之於民則兩端謂過與不及之兩端可謂愚知兩端亦可舜固不欲民之不及失之愚舜亦不欲民之過詡其知也總以得中爲準非執兩端何以執厥中章句蓋以端爲頭緒故云衆論不同之極致然觀末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亦不殊鄭說也

罟獲陷阱

鄭注統云入罟獲陷阱未詳釋也釋文曰罟網之總名獲胡化反尙書傳云捕獸機檻陷阱沒之陷阱或作穽穿地陷獸也正義曰罟網也獲謂柞櫟也陷阱

謂坑也穿地爲坑豎鋒及於中以陷獸也章句注罟
陷阱从疏爲訓坑加坎義以足之而訓獲則舍孔从
陸者蓋以柞樗之文人又解釋機檻之文人所易曉
也又書費誓蔡傳云獲機檻也本孔安國傳獲捕獸
機檻故以機檻爲訓按周禮雍氏注堅地阱淺則設
柞樗於其中賈疏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升庵以獲
爲扣網固非近人本疏說分疏四者謂罟張網以捕
之獲設柞以獲之陷深坎以沒之阱穿地以襲之亦
未確疏合陷阱並謂之坑茲以深坎以沒之爲陷穿

地以襲之爲阱究嫌無別獲與阱孔穎達嘗於費誓
疏分別言之謂獲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人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
獲亦設於穿中但不設機爲異耳而陷與阱此疏以
連文釋之竊疑罟爲網獲爲柞梏與穿有設機不設
機之別則三者各異不應混陷阱爲一然以深坎穿
地爲陷阱之別又何別也詳考疏說旣云陷阱坑也
又云穿地爲坑豎鋒及於中以陷獸也是明以豎鋒
刃者爲陷矣蓋阱固其所謂不設機者也意者罟爲

張網罟使離羅而不能逃也獲爲設柞楊使遭刺而不能去也陷爲豎鋒刃使蹈刃而不能生也阱爲不設機使墮坑而不能出也蓋罟獲阱皆可生而捕之陷則斃而獲之也詳乎此則知陸以陷爲陷沒蓋入陷則爲死獸故云沒也與夫安國所解費誓獲阱二字以獲爲機檻正對阱之不設機者言又此句驅字鄭云人使之入罟則爲人驅孔云無知之人爲嗜慾所驅則驅爲自驅从疏說爲長

鳶

詩傳云鵠類嚴氏詩緝云鵠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

也亦單名鴟也惡聲之鳥者怪鴟也增按爾雅鴟鴞
鳩狂茅鴟怪鴟梟鴟是鴟有四不止二也皆無鴟名
其釋鴟也明言鴟鳥醜其飛也翔與鵲鴟醜其飛也
鴟鷹隼醜其飛也鵲鳥鵲醜其掌縮連文是鴟之爲
鳥類也爾雅有明文矣陸璣以鳩爲巧婦郭注及方
言皆謂鴟類狂茅鴟郭注似鷹而白怪鴟廣雅謂之
鴟鴞郭云今江東通呼爲怪鳥梟鴟鄭注訓狐也日
暝而夜作陸璣曰鴟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
所賦鴟是也其肉爲美可爲羹臚又可爲炙夾漈亦
據此說漢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鴟似鴞

本草云其實一耳呂氏大臨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
有鴟萃止翮彼飛鴟爲梟爲鴟蓋梟之類據此則鴟
鴞爲一所謂攫鳥子而食卽怪鴟也所謂食母不孝
之鳥卽梟鴟也鳥莫惡於此矣竊謂雅刺褒姒指爲
梟鴟幽喻管蔡託於鴟鴞旱麓詠歌文王之德前章
方以玉璫黃流形其盛德何亦取極惡不祥之鳥而
託興於鴟乎又考小宛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四月
云匪鷦匪鷦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於淵是鳩亦
曰戾天鷦與鷦並言應亦鳥之微者恐並非似鷹之
鷦鷯禽經曰暮鳩鳴卽小雨朝鷦鳴卽大風亦與鳩

對舉故木鳶紙鳶皆取乘風以飛之義曲禮所謂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言鳶鳴則將風也又案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毆鳥鳶亦鳥鳶連文楊譽鳶賦云初指冲天之鸞遠言拂日之鳥亦卽鳥以形容之與爾雅鳥醜之文皆合不解郭璞陸璣邢昺陸佃鄭樵諸說何以並指爲鴟考陶隱居云鳶卽俗人呼爲老鴟者然則以鳶爲鴟其始於俗人呼之而文人遂承其謬乎若云鷹類禽經云朱鳶不攫肉禽經注鳶不善搏擊其非鷹類可知且以爲似鷹而白則白鳶也白六帖云永和元年白鳶見可知白鳶並非常有之物矣而

可以狂鴟當之乎蓋必鳥之小者將風而羣翔者也
意者其雅鳥歟小弁曰弁彼鷺斯歸飛提提傳云鷺
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鷺鳥提提羣飛
安閒之貌與其飛也翔之文亦合埤雅云高飛曰翱
布翼不動曰翔是翔有安閒之貌今將風時羣鳥迴
翔飛鳴蔽天江淮間多有之抱朴子曰鷺之在下無
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卽所謂翔也李氏引
此謂鷺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惜然自得而不知
其所以然也詩傳取之蓋鷺飛與君子猶睢鳩與淑
女似詠歌文王者必不及鷺也黃氏樵曰詩人之意

取睢鳩之和鳴學者以猛鷲求之其氣象大不侔然則旱麓之鷲形容豈弟而可指爲惡聲之鷲鳥乎其氣象尤不侔矣史謂武王時赤鳥流屋白魚躍舟恐卽緣此而傳會耳似鷲爲鳥類無疑况爾雅可據不必舍經从注華谷確指爲狂茅鷲則似鷹而白鷲之腹下亦未嘗不白也若謂詩祇言鷲無羣飛意試思下句魚躍豈指一魚而言魚非一魚安知鷲非頻頻之鷲乎况以鷲爲鷲漢郊祀志鷲臬羣翔則飛亦羣飛非鷲止一鷲也埤雅及博物志本草諸書皆云怪鷲晝無所見夜日至明晝伏夜飛五雜俎云臬鷲晝

不見邱山格物總論云梟鴟當盛午日不見物夜則
飛行然則以怪鴟梟鴟而論並爲晝盲晝伏之物是
晝並不飛矣詩人豈有取於夜飛之鴟而咏戾天耶
中庸豈有取於夜飛之鴟而言上察耶此益可斷其
非鴟也疏以鳶飛爲翱翔得所又謂詩本文云鳶飛
戾天喻惡人遠豈以鳶之爲鴟而因爲此解歟箋疏
似亦近傳會

漢書五行志鳶焚巢師古注鳶鴟也直
云鴟並不言類蓋以鳶爲鴟沿誤已久

睨

睨近多作麗音讀案說文衰視也从日兒聲研計切
釋文睨徐音詣睨也據此睨應讀詣不讀麗又睨

祇爲衰視似亦非偏合說文以眇爲目偏合一曰衰
視睇爲目小視南楚謂眇曰睇海岱之間謂眇曰睇
江淮之間謂眇曰睇則口睇曰睇曰睇統謂之眇者
皆近於目偏合與睇不同文選魚瞰雞睇注魚目不
睇雞好邪視故取喻焉是睇專以邪視而言

居易

鄭注易猶平安也正義曰易謂平安也言君子以道
自處恒居平安之中以聽待天命也考易以平安言
蓋對險爲論解說亦精章句以兼安而言恐人泥看
安字不若單言平地可以沒人之心思對險字尤確

故節安言平歟

孥

禮記疏作帑鄭注古者謂子孫曰帑釋文帑音奴子孫也本又作帑同章句注本此孔疏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釋文杜預注左傳云妻子也蓋以鳥尾取義自妻以下凡子凡孫帑皆包之故一云子孫一云妻子也詩云妻子又曰妻帑似帑妻卽妻子也詩旣曰妻又曰帑固不兼妻言亦不兼孫言故尙書傳毛詩箋並云子也案甘誓湯誓皆言孥戮傳云帑子也陳氏師凱曰周禮

帑作奴說文奴碑皆古之舉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於春藁詳此可知罰之及嗣已非常刑斷不能再及其孫故孥祇訓子此亦妻帑卽妻子之証恐仍以詩箋子也爲確下文子曰父母其順亦正對孥而言至說文帑金幣所藏此卽帑釋帑而古帑孥通故釋文云同也

體物

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神生也正義曰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可有所遺案此言鬼神生

物無遺是前一層海陵胡氏曰鬼神無體故物爲體視其所以生所以成莫非鬼神之功故天下之人不可遺忘章句注蓋本乎此而小異其說然經言體物注言爲物之體又於不可遺三字添設物字謂物所不能遺似不若注疏之順經爲釋也卽如章句所云亦當爲後一層合注疏之說其義乃備至蔡氏云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蓋體其體之謂也竊謂如胡氏說是物爲鬼神之體章句注是鬼神爲物之體蔡說又以體爲活字恐仍以鄭注爲精

必因其材而篤焉

語類問因材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或謂加厚是專注培之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強案鄭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孔疏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也據此篤本兼善惡而言卽易祥殃之旨然則篤非專注培之而果爲傾者未嘗不覆之亦篤也觀疏以舜禹桀紂實之可證於此亦可知天報之不爽矣篤訓厚師古漢書注並同

壹戒衣

釋文尙書依字讀爲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正解也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衣聲如殷正義曰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滅紂是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故以衣爲殷案此亦疏推鄭讀爲殷之說恐鄭初無此意鄭云戎兵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是第以衣爲殷而壹則仍作一解何嘗因再著不得稱一始以衣爲殷哉疏既有推乎此則壹字難通故又爲之說曰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之竊謂此亦疏之曲說

至毛大可欲改壹爲殯尤傳會可笑故不得不訓戎爲大而又謂戎殷與戎商同仍从鄭注以戎爲兵己有譏其鶻突者矣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孔疏分爲二謂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引左傳昭十五年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案叔向此言舉適子以包妻也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妻期年天子絕期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實非三年之喪也考昭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塋齊歸公不感叔向曰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是叔向固以母喪爲三年之喪矣此亦云三年者蓋以王之喪服早除又以宴樂言三年以甚著其非禮耳安得以譏其弗遂之言舍父母而第言所包也觀疏雖作兩般說而於適子言及於妻言并仍以三年首主父母言則與父母之喪非有二矣至疏云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義尤牽強夫服止於期自有定制安得以三年後娶卽謂之三年之喪哉故朱子以左傳之言爲不經且期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

喪蓋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故云達乎大夫則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見天子之尊猶有三年之喪下文父母之喪二語正中明此義見三年之喪何以達乎天子以其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安得析而爲二哉似不必以三年父母字樣不同漫生異議宜爲章句所不取矣

宗器

宗器或謂當兼寶器庸器或謂春秋非大喪大祭不必陳寶器庸器用以昭功亦非祭祀常器鄭注宗器祭器又左傳重之以宗器注禮樂之器案宗器僅爲

祭器宗器亦兼樂器何足言陳章句云若周之赤刀
大訓天球河圖之屬考書傳赤刀赤削大訓虞書典
謨天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此並顧命所陳所謂犬
喪出而陳之也春秋時祭陳寶固無明文竊考典瑞
大祭祀大喪賈疏云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喪兼
有后世子在其中司服大祭祀賈氏釋曰云大祭祀
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
據此則天府所云大祭安知非舉大以該小也故此
經下文又云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鄭注
大祭謂禘祫注吉事謂四時祭也賈疏云吉事四時

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此又可知言時祭而禘祫在其中言禘祫而時祭亦在其中矣且經又云上春釁寶季冬陳玉則玉鎮寶器非必四時不出何獨於春秋祖廟之祭而秘之哉至典庸器已明言及祭祀陳庸器矣鄭注大寶器云陳之以華國此注亦云陳功器以華國也又安得謂庸器用以昭功非祭祀常器乎蓋謂春秋不必陳寶器庸器者泥於天府大祭出陳之文而不知大祭卽兼小祭而言也渾言當兼寶器又無解於經文大祭則出之義必明乎此乃知章句舍中庸鄭注从周禮鄭注引顧命之爲確也

鄭注天府引顧命主禘祫言故注中庸春秋宗器不
得不云祭器

赤刀

註

案尙書孔疏云赤刀鄭注武王誅紂刀赤爲飾周正
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鄭注見周禮賈疏孔傳云寶
刀赤刀削釋文削音笑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不得
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
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
云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於
一刃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爲赤刀削吳錄

嚴興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興體動曰我見刀爲然
白刀爲刀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正義又云周禮
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刀刀也
增按今考工鄭注無此又惟賈疏云馬氏諸家等亦
爲偃曲却刃也此或爲馬氏諸家之說孔疏誤云鄭
也今鄭注祇云今之書刀竊疑赤刀本書刀古無紙
筆用以刻字因有赤處遂名赤刀先世傳寶遂爲寶
刀故孔傳著其爲削觀其與大訓河圖並陳似以書
刀爲是若必以爲誅紂之赤刀則顧命所陳當與兌
戈和弓垂之竹矢同在東房不應與大訓同在四序

矣孔疏不明乎此泥於刀一名削散文則通引少儀
吳錄以成其說故於考工鄭注不引書刀之文而以
曲刀之說亂之歟蓋據彼文削爲書刀則削小於刀
於其前說難通矣鄭注周禮天府謂武王誅紂赤刀
爲飾注築氏爲削云今之書刀是注赤刀不从孔傳
云削也恐孔傳此文自不可易考工鄭之刀魯之削
是刀自刀而削自削孔疏所說非也孔傳云赤刀削
者明此赤刀爲削也豈以刀削同名言刀又贅言削
哉孔疏於鄭注刀赤爲飾之說以爲不知其言何出
意亦以鄭說爲不經而必欲混刀與削而一之似終

於孔傳言削之義未悉且據考工削長尺博寸合六成規是書刀祗長一尺濶一寸疏云經削反張爲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此書刀亦然則云合六者是六刀相合其形如規也似赤刀削當亦非僅一刀增又案游宦紀聞引孔安國傳作赤刀赤刀削意今本孔傳赤刀削鄭注曲刀刀中一字皆刃字之訛紀聞云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削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

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觀此亦可證疏混刀削爲一之非紀聞又云鄭氏曰刀刀劔之屬削今之書刀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增謂世南所見長可七八寸與考工

削長尺合當自爲削釋名所云其本曰環者刀也不
解所見者爲末有環何又云其本有環疑其不可名
削豈刀則本有環而削亦未有環歟蓋刀之本有環
與少儀刀卻刃授穎合而削之所以授拊者以其環
在末也或削之末不盡有環世南所見適爲末有環
者古人制作削雖本不環末偶爲環因以爲飾亦未
可知世南引少儀此文曰刀卻授拊當亦有脫誤

蒲盧

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毛大可主其說引家語證
之沈存中謂是蒲葦毛訾其改盧爲蘆辨正引漢書

菰蘆作觚盧爲盧與蘆通之証又云但沈云蒲葦不擇地而生似非比類之意蒲葦不擇地而生豈得云政不擇人而舉耶以蒲盧爲埤雅所云瓠之細腰者引讀書錄云瓜瓠以竹木引之卽纏附而上政之得人而舉猶是也謂於比類之義較合增按瓜瓠以竹木纏附而上豈得謂政之得人而舉亦猶是耶此論似亦近附會且考筆談此條在卷三辨證中全文祇五十四字並無蒲葦不擇地而生一語不解辨正所見夢溪何本輒據以議沈比類之非竊考爾雅蒲盧夾漈注俗謂之蠅螬釋文云爾雅蒲盧卽今之細腰

蜂也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又夏小正傳曰蜃者
蒲盧案爾雅蚌含漿郭注蚌卽蜃也又云今江東呼
蚌長而狹者爲廔說文修爲廔此也是蒲盧有三一
爲細腰蜂一爲細腰瓠一爲長而狹之蜃疑古蒲盧
之名皆以細腰得名以解中庸似皆未合鄭謂果羸
者由其訓敏猶勉又曰敏或爲謀蓋取謀政之意故
云政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章句訓敏爲速故
取沈括之說沈引中庸地道敏樹作敏藝夫政也者
蒲盧也作夫政猶蒲盧也與今本中庸異其以盧爲
葦者詳見補筆談補第三十卷十二件藥議云蒲葦

之類凡十數種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詩疏亦將
葭莩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莩長大爲蘆
成則名爲荻初生爲莩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
儒釋蘆爲荻釋莩爲葦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
則莩蘆荻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莩則葭蘆也莩荻也
又曰荻葦則荻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
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爲烏蘆今吳中烏蘆草乃荻
屬也則蘆爲荻明矣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
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據存中
此條辨蘆與荻兩種甚悉以蘆葦爲一物故於蒲蘆

之文云蒲盧卽蒲葦耳

利行

鄭注利謂貪榮名也正義曰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於己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案疏以利爲知者利仁之利則學知利行似當爲知章句以生知安行爲知以學知利行爲仁者蓋以人於此五事之中雖貪榮名而能利而行之猶爲心嚮乎仁也下文所謂力行近乎仁是也千古忠臣孝子之類由於生安者固有其人而因此事之榮名而激勵者蓋不少矣故不

諱其爲利而可許其近仁所以爲次於生安者深最
之也榮名應卽親義別序信之名

眩

孔疏尊賢則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
者善也敬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
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不
眩謂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
文據疏則眩亦惑也是眩惑無別竊謂眩當如瞑眩
之眩書傳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孟
子趙注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孫氏疏

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說命篇孔氏穎達曰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而乃得瘳與趙注同然則瞑眩以憤亂言非僅惑之謂也不解孔氏於此經眩字何以訓眩猶惑乃謂不惑謀大事不眩謀衆事因謀事大小而異其文似未確案說文瞑翕目也从目冥冥亦聲眩目無常主也从日元聲黃絢切詳此眩爲目無常主卽昏憤迷亂之謂於大臣能敬則有常主矣故以不眩言蓋尊賢不惑得賢人之開導不至於疑貳敬大臣不眩得大臣之匡襄不至於憤亂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

任明也章句注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以不迷釋不眩似卽體會鄭注明字義較疏說爲精不然混惑與眩而一之是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惑經何以於敬大臣變惑言眩哉後漢書袁閎傳父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夫託於眩疾而不肯乘車則必眩爲憤亂之病與惑迥殊

跲

章句注跲躓也本鄭注釋文跲其刼反皇音給躓徐音致正義曰按字林云跲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

也增按說文跲躓也足合聲居怯切躓跲也从足質聲詩曰載躓其尾陟利切躓僵也从足厥聲一曰跳也亦讀若厥居月切僵僨也从人曷聲居良切僨僵也从人賁聲匹問切又僵僵也从人匿聲於幟切據此則跲躓也躓躓也躓僵也僵僨也僵也僵與仆殊說文■頓也廣雅偃仰也左傳注前覆曰僕吳越春秋要離曰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漢書五行志遂陽鄉柱仆地師古曰仆頓也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狼跋詩寔與躓同故說文引此作躓詩傳寔跲也李氏巡曰跲卻頓曰寔卻頓卽偃也北山詩息偃在

床亦謂仰臥故下又云栖遲偃仰淮南子躋山躋垤
若主卻倒之跲與前覆異蓋仆則前覆而俯偃則卻
倒而仰言非前定必至欲出又却無異迎風而偃經
故借跲立論前定則不跲猶之則不偃不明乎跲卽
爲偃混跲爲仆則爲前覆於義難通爾雅釋言蹠跲
也蹠仆也是跲仆皆得爲蹠夾漈注蹠前倒跲後倒
又蹠跲也僂偃也注前覆曰跲却偃曰僂是跲自跲
而仆自仆渾訓爲蹠則義兼包仆似不如爾雅鄭注
跲後倒之文釋之較顯故卽孔疏倒蹠之訓而詳其
義乃知當日下一跲字似出意外而取義極精

動乎四體

四體鄭注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正義謂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章句不謂龜之四足而謂動作威儀之間者以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可爲七句證也且一以物言一以人言析而爲二蓋上句著龜並列不應下句又單言龜之四體如鄭說則動乎四體仍是見乎著龜也此朱子所以不從鄭孔歟漢五行志載箕子之舉止高晉侯之受玉情駒伯之將事不敬成子之情棄其命苦成叔之以傲取禍孫林父之君登亦登公子稠之感有嘉

容周單子之視下言徐若斯之類不可殫紀皆所謂
動乎四體也不獨邾隱公執玉之事故章句以之類
該之

撮

釋文撮七活反鄭注此言地之博厚本起撮土撮無
訓正義曰言土之初時惟一撮之多增按說文撮四
圭也一曰兩指撮也从手最聲倉括切漢書律厯志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注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
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
師古曰撮音倉括反考四圭曰撮六十四黍爲圭一

振

撮當爲二百五十六黍應劭曰十黍爲綮十綮爲一
銖一撮當爲二銖五綮有奇說文曰兩指撮應劭曰
三指撮似當以應說爲是

卽古曰綮孟音來戈反此
字讀亦音累繼之累

鄭注振猶收也正義振收也言地之廣厚振收河海
而不漏泄章句注直云收也無猶字从孔疏增按爾
雅釋言振古也鄭注載芟振古如茲箋云振亦古也
振訊也注訊當作迅謂奮迅說文振舉救也从手辰
聲一曰奮也章刃切振河海振似亦可訓奮謂河海
之奮迅奔騰鼓盪而不洩也蓋山以靜言故云載水

以動言故云振

卷

慈溪黃氏謂古注卷平聲訓區范作去聲亦訓區然未明言區果何義禮韻平聲去聲皆訓曲如有卷者呵之卷言卷曲也當參考增按說文匚部匚袞後有所俠藏也从匚上有一覆之讀與後同胡禮切區踦區藏匚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豈俱切匚部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府良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是區與曲本義爲小器袞曲與匚讀若方者不同故卷訓區又訓曲也考區區連文漢書郊祀歌河間區區師

古注曰區區小貌也以此推之單區字亦當爲小又致曲鄭注曲猶小小之事也然則卷之訓區訓曲其殆小而又小之謂歟但一卷似亦非僅一石正義曰多少惟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統多少言之則非一石可知意者爾雅玉十謂之區夾漈注雙玉曰數五穀爲區所謂一卷或亦綜小石之多僅如五穀之數故云卷也蓋訓區以數言訓曲以形言鄭注章句注並以經言一卷石之多主數言故訓區不訓曲石之言卷猶土之言撮也

疑

鄭注疑猶成也正義疑成也古語先有其文增案說
文久部久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从久从水凝
俗冰从疑是疑卽俗冰字古文尚書亦以冰爲凝爾
雅釋器冰脂也郭注莊子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
孫炎本作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卽冰脂
也易陰始凝也疑亦當作冰冰有成義先有聚義故
章句訓成又訓聚漢書五行志冰滯涸堅師古曰涸
讀與洄同洄疑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洄
寒是疑洄爲聚也

燭

註

章句注溫猶燂溫之溫本鄭注釋文燂音尋正義曰
按左傳哀十三年公會吳于橐臯大宰嚭請尋盟子
貢對曰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註云尋溫也又
有司徹乃燂尸俎是燂爲溫也增按說文火部無燂
字左傳燂只作尋猶之然燒也从火𠂔聲徐鉉曰今
俗別作燃蓋後人增加尋加火旁當亦類是考趙氏
纂疏云燂者宿火熟物也

有司徹注古文燂
皆作尋記或作燂

幬

鄭注幬亦覆也幬或作燾釋文幬燾皆徒報反案說
文火部燾薄覆照也徒到切無不覆幬謂無不溥覆

照也音徒報反者卽以幬爲燾也然下言日月代明
當自爲溥照此惟言覆似不應及燾爾雅釋訓幬謂
之帳夾漈注小星云抱衾與稠稠卽幬也箋云幬牀
帳說文幬禪帳也覆幬疑卽謂天覆萬物無所不包
如幬之覆歟經本作幬蓋借幬以形天覆也似幬亦
可从說文讀直由切

裕

說文裕衣物饒也从衣谷聲易曰有孚裕無咎羊孺
切漢書禮樂志寬裕和順師古曰裕饒也與說文同
正義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言夫子寬宏性善溫克

和柔足以包容也是裕本義爲饒孔疏以性善釋之
蓋性之饒裕皆仁恕之念慈愛之懷無付非善也

潛

周頌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鄭箋無訓今本毛詩疏
載釋文云潛在廉反爾雅作涔郭音潛又音涔韓詩
云涔魚池小雅作潛時砧反案小雅當爲小爾雅脫
爾字非謂小雅正月之篇潛作潛也釋文又曰小爾
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
之止息因而取之也又云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
本並作米旁參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

參是陸氏所見小爾雅本定爲木旁替郭氏因改米旁參作木旁參也考今本小爾雅廣獸第十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參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又今本爾雅疏引小爾雅亦作謂之潛潛參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與小爾雅原文略同此或古今傳寫之訛陸氏所見已爲木旁較今本可據是小爾雅及邢疏所引小爾雅文潛字並當爲楷然孔疏潛潛古今字是潛卽爲潛安知小爾雅非以潛爲潛蓋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正謂潛也非謂參也故又云潛參也與爾雅釋器今若潛卽爲楷是上舉參名下應訓潛不訓參也且

陸云謂之楷又云小雅作楷則本非木旁參也益證本爲潛字陸氏偶訛水邊爲木邊也若如所云郭從小爾雅作木旁參則當爲謂之參不應自釋參字仍加云參也不應陸氏所見又爲楷也詳此則本作謂之潛卽謂之潒也似又較釋文可據故今本小爾雅及邢疏至今仍作潛字其云郭改作木旁參者當從小爾雅參也之文非從謂之楷之文也且孔疏云諸家作米邊爾雅作木邊是爾雅本爲木邊陸謂郭改恐亦非也然則參雖字林亦作𣎵不得因陸說又訛作楷矣故邢疏祇云參𣎵潛潒古今字不兼云楷也

爾雅慘謂之潒郭注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
鄭樵注慘桑感反聚柴木於水中以棲魚孫炎曰積
柴養魚曰慘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潒合觀
諸說是慘僉謂積柴之義故孔疏云慘用木不用米
當從木爲正近人解此經潛字亦爲潒引李氏巡說
作今以米投水中是可哂矣考毛詩疏爾雅疏及詩
集傳諸書引此並作以木投水無訛米者疏謂爲潛
之處當近京邑無論高燥之地惟宜黍稷與下濕宜
稻者不同卽豐年多稌無不貯之高廩故米有米廩
古昔盛時無以米穀飼禽獸者况以米投水養魚乎

是亦因陸云舊樛並作米旁遂於李逵以木投水之
文誤云米也不知李云以木投水卽聚柴水中之謂
說文樛本爲木長貌又引詩曰樛差荇菜意積柴木
中所以名樛卽取木長之義又說文涔爲潰也意水
至清則無魚潰處較多故積柴其旁因以薄圍取之
而名之曰涔歟但考正月之詩鄭箋云喻時賢者道
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故祇云潛伏於
淵疏亦謂退而潛處伏於深淵之下以與賢者退而
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莫知所逃蓋
此詩之旨喻賢退隱斷無自遁於樛之理故鄭箋此

詩及注中庸皆不以潛爲泮也且韓詩訓泮魚池此詩上句魚在于沼毛傳沼池也箋謂池喻賢在朝廷此句潛伏謂退處安得潛又爲泮亦云池也以是知此潛訓泮必不然矣然則以此經潛字漫作溱解亦未詳詩旨耳周頌潛自爲溱此詩潛字作當从說文潛涉水也一曰藏也之訓不得以潛與伏羲無別妄以周頌之解解此而不顧其安

屋漏

屋漏之說迄無定解劉熙云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謂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

用也夫撤毀而不復用則無屋矣漏於何有荀子儒
效篇窮閭漏屋注云漏屋樊屋漏雨者也儒之窮閭
樊屋或不免漏雨此言其室正謂在宗廟中耳有宗
廟常不修而聽其頻年漏雨且以爲名者乎增按喪
大記句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非全毀也
此所謂廟乃正寢也哭殯疏云柩之所在故云廟也
此疏云旬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
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蓋此節明初
死取潘之沐死者氣絕則孝子哭訖乃復復者升
屋招魂之禮經云復者告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榮

屋翼也人君殿屋四注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
二注而爲直頭頭卽屋翼也三招旣竟卷所覆之衣
從屋前投於司服之官投衣畢回往西北榮而下也
疏云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旣不得不忍虛
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
北者因取西北扉者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
之所也降因取西北扉者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
據此則徹西北扉本爲古制以復者從西北榮降因
取而撤之也舊云扉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簷也蓋
復者從西北榮降因抽取屋西北簷疏謂示主人已

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則撤西北扉者以明招魂復魄而不得哀痛迫切因其降時抽取屋西北簷一以示此宅之凶不可復居一以示主人已死此堂無用此始死之定制相傳如此竊謂舊訓扉爲屋簷其說是也西北扉旣撤則屋有漏洩之處古人於屋之西北初取屋漏之名蓋取諸此以其通有此制也復者旣徹則薪積屋外甸人因得取其所徹以煮沐汁也然亦非旣撤之後永不復修觀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可證死時雖撤汲訖旋即修復而屋漏之名因之

不改矣既修之後西北隅自爲陰幽之地故熊氏又
取爾雅非陋隱也之文以釋非謂西北隅屏隱之處
其說亦是也爾雅釋宮謂西北隅謂之屋漏而毛傳
因之皆據屋之既修亦名屋漏非祇據屏之已撤名
曰屋漏也鄭注屋小帳也漏隱也疏引幕人帷幕幄
帟雜記裳帷錦屋謂帷幕大帳幄小帳也竊考鄭引
禮祭於奧畢改設饌西北隅謂此祭之末也是主祭
末言古葬而后祭葬則堂無柩矣雜記云無柩者不
帷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病者恒居
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釋文牖音西舊音容墉音容則

北牖當爲北墉儀禮亦作北墉下爾雅墻謂之墉大
記又云廢牀徹褻衣注謂去牀席其生氣反又云旣
正尸注謂遷尸牖下南首又云始死遷尸於牀注云
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於
堂疏謂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至小斂衣尸畢有飾
故除帷也又云賓出徹帷注謂君與大夫之禮也士
卒斂卽徹爲徹或爲廢據此則病時牀在北墉因其
病困已廢北墉之牀而病者在地以人初生時在地
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至在地生氣不復故
更遷尸於牀以近南當牖是病時北壁之牀遷於南

牖至奉尸夷於堂則南牖之牀又遷於堂矣至旣殯則堂上之牀亦廢可知至卜葬啟殯夷牀在祖廟軼軸在殯宮以候朝禩廟移軼升堂儀禮旣夕下記所謂夷牀軼軸饌于西階東也是則北壁之間牀早廢也帳於何施以無柩不帷卒斂徹帷賔出徹帷例之是帷且必徹安得復施小帳乎况以祭言則尤葬後之言祭乃謂屏隱之處復施小帳恐其說亦近誕也鄭蓋以屋爲幄然祭施小帳經無明文不得以釋名幄屋也謂省文作屋遂云帳也如必以屋漏爲施小帳得名不知此帳果當虛設乎抑祭乃設乎若非常

設則無帳之時卽不得謂之屋漏施帳之時又將謂之屋漏以此推之當不然矣鄭箋云改饌西北隅疏引曾子問注是謂陽厭謂此詩不愧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案此謂下有神之格思三句自主祭言然非必天子繹祭陽厭也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陰厭祭適殤陽厭祭庶殤並指祭殤言安見此詩必爲厭也鄭云漏隱也又云幽昧幽闇旣以西北隅爲厓隱之處矣又於陽厭注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則是一屋漏之地旣曰隱又曰明也爲明爲隱迷亂學者竊謂云隱是也云明非也考祔祭宜於廟

門外之西室繹祭宜於廟門外之西堂昉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名二者同時大名曰繹詩絲衣云繹賓尸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上大夫曰賓尸惟正祭昉在門內故魯繹之於庫門內孔子以爲失之是繹宜門外之堂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亦設饌在室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
在廟門異於君也是則天子繹祭設饌之室在廟門外非廟內之室也有司徹爲上大夫賓尸之禮鄭兼言天子繹者見天子尊別曰爲之也故繹在祭之明日與正祭不同日也然則天子之繹猶之上大夫之

賓尸賓尸不設饌西北隅鄭云以此薦俎之陳有祭
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卿大夫非直陽厭也釋雖設
饌在室亦未聞改饌也厭謂無尸釋是接尸是天子
無陽厭也是屋漏亦非釋祭也則謂釋祭有陽厭者
非也屋漏既非釋祭陽厭屋漏之祭定爲何祭竊謂
此饋食燔蕭之祭也增案郊特牲虞氏尚氣殷人尚
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天子之禮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
迎牲於時迎尸於戶外親割薦血而行朝踐之禮設
腥爛之俎於尸前灌用鬯臭鬱合鬯先求陰也所謂

臭陰達於淵泉也經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西方東面祝乃取牲脾將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墜於主墜謂墜祭謂分減肝髀以祭主前主人親洗肝於鬱鬯而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所謂制祭也禮器君親制祭入以祭神於室也此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故又云血毛詔於室也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也薦腥於堂饋食在室禮記疏謂退而合亨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非也禮器羹定詔於堂羹肉湑也定孰肉也謂煮既孰將欲迎尸主人室乃先以俎盛之告

神於堂此薦孰未食之前也郊特牲坐尸於堂注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特牲饋食祝洗酌奠奠于餽南在祝迎尸祝命授祭之前授祭疏謂鄉者設饌未迎尸今尸來升席而授祭授祭祭神食也注古人曰祝命佐食墮祭墮與授讀同疏云二字通用也案朝事時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此制祭時之墮也特牲禮奠於餽南後祝又命授祭者則尸來升席而授祭也少牢饋食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益二以設于敦南注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疏謂

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
成故後設之也注重累之疏謂黍稷各二二者各自
當重累於敦南欲合之也故此經下文祝曰嘉薦普
淖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
郊特牲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云祭黍
稷加肺謂綏祭綏祭卽儀禮接祭曰墮曰綏一
也疏因云特牲禮佐食取黍稷肺祭接尸尸祭之是
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年亦然據此祝酌奠之
時尸猶未入祝先奠爵於餽南奠薦孰時也是尸未
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故少年先設餘饌

後設酒設黍稷於敦南皆所謂設饌也祝命授祭疏
謂鄉者設饌未迎尸謂此也郊特牲以加肺加明水
爲報陰者亦此也蓋天子之禮自灌鬯朝踐至饋孰
之始並爲求諸陰也鄭以加肺爲綏祭疏據少牢特
牲禮謂在尸入卽席之時不知郊特牲於既奠尸未
入之時又求陽矣安得尸來升席而授祭而郊特牲
猶以祭黍稷加肺爲報陰乎以此之疏說非也周禮
祭尚肺見明堂位猶之虞祭首夏祭心殷祭肝也事
尸則尚心舌又儀禮少牢疏無肺祭不盛此正祭黍
稷所以必加肺歟鄭於少牢尸同受祭于豆祭注有

云黍稷之祭爲墮祭故此黍稷加肺云綏祭也則亦
非必指尸來卽席時也郊特牲腥肆爛臠祭肆剔也
臠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剔沈或薦煮
孰四種之薦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
之心不一耳是則腥爛祭後又薦煮孰乃所謂正祭
之奠也故曰腥肆爛臠祭也祭義取胾膋乃退謂取
血毛胾膋薦之竟而退也爛祭祭腥而退腥爛合祭
祭卒而退爛卽禮運云熟其殺也雖曰熟殺但湯肉
而已非煮令熟爛與熟又別也以其並未熟故云血
腥爛用氣也初以血詔於室次以腥爛薦於堂禮器

所謂設祭于堂也定爲孰肉亦詔於堂疏謂薦孰未食之前是也進血膋之時洗肝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卽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所謂薦孰卽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注云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祭統夫人薦浼水疏謂薦浼祇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浼之下兼云水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因盎而連言明水君執鸞刀羞膋注云膋膋肺祭肺之屬疏云案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膋之故云膋肺祭肺之屬注又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疏云

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祿後有迎牲之文是天
子諸侯之事也疏又云羞臠者臠肝肺也臠有二時
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鷹
之主前二是謂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臠肺
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臠之故云羞臠一
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臠肉以進之故云鸞刀
羞臠又夫人薦豆疏謂於君羞臠之時夫人薦此饋
食之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疏謂君親執紼及鸞刀羞
臠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浣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
云夫婦親之增接經以鸞刀羞臠與薦浣水薦豆並

言並在亞裸迎牲之後是加肺加明水確在薦孰之時有此經可證也羞啗應主進啗肉解乃與薦浼水薦豆同義本非謂尸並啗之也故疏特申此解於後此正解也蓋薦孰時仍如朝事時詔神於室坐尸於堂灌後進血膋而退又進而祭腥爛祭腥爛而退又進而孰所謂奠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卽在此時始全其爲求陰之正祭也故曰報陰也若謂尸入授祭乃尸餽神餘尸之尊神而自祭所謂尊之而祭之與主人之祭何涉以是爲報陰可乎鄭此注蓋祇據黍稷之祭爲墮祭疏謬申其義是與儀禮經文酌

奠在迎尸授祭之前及祭統禮器諸經之文顯相違背故謂疏云迎尸入坐于奧行饋孰之禮其義非也疏知其說難通又云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元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增案經以加肺加明水二句連文同爲報陰乃以祭黍稷句爲尸綏祭又以祭齊句謂非綏祭一義兩歧於總結報陰句作何解也蓋本誤會鄭云綏祭爲尸入綏祭不得不二句異義又謬衍鄭

義也竊謂此經云加明水者蓋朝踐夫人祇薦盥盥至薦孰加明水是盥齊加明水故禮器於親割牲渾云薦酒不復云盥也以明水亦名元酒也司烺注明水以爲元酒是也禮運云元酒在室是祭加明水饋孰在室卽元酒而經又可證也是在迎尸前也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盥註謂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熊氏云此謂繹祭疏云此謂繹祭故牽牲時夫人預設盥齊之奠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盥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盥奠以獻尸義無妨也君獻尸夫人薦豆疏云繹祭先獻後薦增案此經明孝子饗親蓋舉

祭之始終而言謂自牽牲以至繹祭也經於此不亦云薦盞特與禮器異文而云奠盞者應謂薦孰時盞加明水之奠恐混制祭之薦盞故特云奠也蓋正祭自牽牲始至奠盞成也舉首尾而言也故下繹祭言之也熊氏以此爲繹祭固非疏謂預設又以此爲制祭酌盞獻尸亦非也經又云反饋樂成注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據此是天子諸侯之祭從血腥始至設饌進孰合樂成畢經可證也據祭言自血腥始考其禮實自牽牲始經云祭之日君牽牲是也定本反饋作及字疏云旣以血腥爲始

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爲煩定
本又爲及字竊謂反或爲及字之訛謂血腥及饋卽
依經作反應謂祭腥爛而退又反而饋孰故彼言退
此言反也反主君言不主尸言皇氏云初祭尸入於
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
也不知薦孰之奠在迎尸之前祭初尸入於室所以
行灌至朝踐坐尸於堂所謂出在堂門尸未入之前
當饋孰之始是饋孰時尸仍在堂也安得謂尸更反
入而設饋乎儀禮明言祝酌奠奠謂薦孰時也是入
而設饋者祝也亦非尸也竊謂皇說非也故不直以

爲然而云義當然是本未決之辭也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應亦舉交神之始末而言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蓋經括其文祇言始末也詔祝於室卽郊特牲文謂朝事時祝取肺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禮器血毛詔於室卽此也鄭祭統注詔祝告事於尸疏云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又云謂灌鬯饋孰以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時血毛詔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知非也竊謂注說疏說並非詔祝於室坐尸於堂並

爲朝事朝事時尸坐堂戶西安得謂告事於尸請其尸於室求之也入告神於室卽初以血詔於室又安得謂非朝踐之血毛詔室也蓋疏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而又欲傳曾鄭說謂請尸入室求之故謬云非朝踐血毛詔室也於朝踐詔室之文旣歧其義不得不又幻其說謂總論事神故廣言之此尤憑臆無據不知指何時也且朝踐坐尸於堂直至薦孰饋食後乃更迎尸入室是尸在戶亦非暫也若指祭初未灌迎尸於奧告事於尸總論灌鬯饋孰尸尸之節終始事神之道又與郊特牲詔祝於室主朝踐言經文相

背也又曾子問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云
接祭而已不迎尸也疏謂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
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是謂朝
踐後之不迎尸又引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
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
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始迎
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前也則此不迎尸乃得
爲祭初不迎尸也是謂祭初之不迎尸疏謂迎尸有
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行灌禮一是迎尸入奧行饋
孰禮是不知饋孰在迎尸前也必於此疏詳辨之者

明饋孰之始尸猶未入乃爲先求諸陰之奠也禮運
疏今有關文亦云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故禮器云
設饌於堂乃後廷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
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犛爵酌郊特牲云天
子奠犛諸侯奠角此之謂也取腸間脂燭蕭合馨香
郊特牲註云奠謂薦孰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
入室舉此奠犛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犛角拜妥尸
是也增案疏謂合亨至薦孰之時是合亨在薦孰前
後又云前明薦爛旣未孰今至饋孰乃退取爓爛肉
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

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饌中亨煮之故云合亨又云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是合亨在饋孰正俎後並爲祭末饗燕之事猶此疏云二獻後血毛詔室於是行朝踐之事下文薦其血毛疏又云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疏謂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天子奠牢取脂燂蕭合馨香奠謂薦孰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是尸入乃奠燂蕭案郊特牲疏又云

天子曰啻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尸入而舉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耳又云奠謂薦孰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又云於薦孰時祝先奠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脂合黍稷燒之是奠燐蕭在尸入前也疏說兩歧似以郊特牲疏爲是辨己具前蓋酌奠爲神奠之故儀禮疏又云以其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又云陰厭是神食後尸來食尸餽神餘是則天子薦孰之奠不必有陰厭之名亦爲神不爲尸也應在尸未入之前也禮運疏說非也若

謂薦孰在堂引禮器云設祭於堂

疏引設祭案彼疏句作設饌

案彼疏

云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時設此薦饌在堂是謂腥爛在堂不云薦孰也且本疏接此句下已云入室奠牟莫謂薦孰則是薦孰在室也惟此疏至薦孰時下接故禮器云句中闕三字不知云在堂否也疏謂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又云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牟是入室奠牟未言出室又言入室舉牟入室後不言出是已在室中何又云入疏云兩番入不知闕文中言出否也疏謂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案鄭於曾子問接祭注接作速解謂接祭而已

不迎尸也此疏云謂之接祭似以奠於室與薦於堂爲接祭然則以無事言接祭後乃迎尸也疏謂迎尸入室舉斚安尸王乃獻尸是尸入室在薦孰後獻尸又在安尸後也安得謂尸入乃奠也蓋祭初尸入室乃灌者以初入室降神宜獻尸乃灌所灌鬱鬯疏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此據周禮鄭注也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謂布陳神坐也是神坐在室奧也尸既祭之啐之奠之安得復坐於奧乎故灌後卽尸出於室坐之於堂由是事尸在堂詔神在室兩處設饌故制祭時入以詔神於室又出

以墮於主前是設饌於室又設饌於堂至祔祭時猶然故曰於彼於此謂不知神在彼室抑在此堂也是兩設也且儀禮俎入設於豆東明是載者設之也疏謂徙堂上之饌於室內亦非也故腥羶祭於堂事尸也而饋孰於室則專饗神不爲尸也直至奠牢後堂上之尸乃復入室所謂舉牢角詔妥尸也尸來升席而按祭正以神食後尸餞神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安得饋孰方薦神食而尸先入食也坐尸於堂薦以籩豆卽朝事籩豆所謂出墮謂分臧詔神之肝膋而堂與室設饌之器俱不動故云墮也分臧云者當是

燎腍燔肝時已剖而用之一以詔神一以祭主前也恐非入室之肝骨又分臧之復攜出室也惟其兩處設饌故朝踐至薦孰室專饗神尸惟在堂皆不煩尸入室也若以灌例謂尸入室乃灌薦孰之奠亦須尸入室乃奠則朝踐亦入詔神於室又何以尸不入室而惟在堂也豈灌與薦孰皆須尸先入室而朝踐獨不然乎尸爲神象而神食則無尸故妥尸注云尸始入明前此朝踐薦孰時尸並未入故云始入也鄭此注又云祝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是尸始卽至尊之坐猶

不自安故以拜安之灌前入室經無妥尸之文以無事則立例之無事謂無飲食之事考灌時不飲則尸應祇立不須坐也故不須拜妥也既灌卽出則灌時尸無飲食之事亦從可知也立爲夏制故經云古者以其世質當明周有事無事尸皆坐也故周禮賈疏於禘云坐也然初入不飲似於灌宜立疑禮當然故經至朝踐尸出在堂始特明其坐也坐尸於堂亦不云妥尸者以在堂尸西非至尊之坐也是則奠後尸始入卽至尊之坐卽經妥尸之文可據也則並疏謂祭初迎尸入坐雖與賈疏相符恐亦非也不然灌坐

應早不自安何奠後始安也又案周禮大祝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賈疏云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又甸祝舍奠注舍讀爲釋賈疏云非時而祭卽日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據此是祭初入灌退出坐于堂至朝踐饋獻訖乃又延尸入室也且曰奠者以其不立尸是名奠之義以無尸也則奠時無尸又一證也周禮肆獻裸注祭必先灌

乃後薦腥薦孰賈疏云薦孰當朝踐後燔祭時故禮
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燔是其
饋獻獻以盞齊之節故云薦孰時體解之時竊考燔
祇湯沈與孰又別燔祭後乃爲薦孰以燔爲薦孰亦
賈之誤也故賈此疏後云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
腥其俎訖乃燔燔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卽
以燔爲薦孰則其說亦不足據矣黍稷自在室不在
尸入後不如其相尸禮疏所云饋獻訖又入室爲精
也周禮饋食之遵注饋食薦孰也賈疏云朝踐薦腥
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之時后先謂之饋食

之籩也又云於堂上饋孰之時后薦之此皆賈以薦
爛爲薦孰也使爛卽薦孰郊特牲腥肆爛臠祭不必
言爛又言臠也賈此疏又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
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
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
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據此
是陰厭後尸入室食饋孰與黍稷爲陰厭則薦孰於
神前在尸入前薦孰必兼有黍稷也周禮內宰后裸
獻賈疏云灌訖祝延尸戶外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
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

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粢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王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案賈以薦孰爲爛故並言堂上其實詔神必於室也饋兼言獻則兼尸卒食後酌尸言之也籩人薦羞注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旣食旣飲曰羞賈疏云曰薦者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也曰羞者謂尸食後酌尸訖所進羞卽加籩也是饋食所薦在獻尸前惟加籩在酌尸後也司尊彝賈疏又云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是薦孰時后

卽饋食也蓋兩處設饌一在室一在堂薦孰時卽於是饋食饋食在室是薦孰在室薦孰亦云堂上者羹定疏所云薦孰未食之前將欲迎尸主入室先以俎告神於堂是薦孰於室亦先告於堂故亦云堂上也使薦孰專在堂孔疏不云先也云先者以薦孰於室爲正也且羹定句承血毛而言似羹定卽湯肉之謂安知非謂爛也腥爛並祭舉爛以包腥也故下設祭於堂疏謂腥爛也所謂未食之前應謂未饋食之前是在饋食前也若據尸十五飯謂在薦孰尸未食之前更不待言也祭義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問以俛觶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注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疏云報氣謂朝踐之節報魄謂饋孰之節薦黍稷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皆謂祭黍稷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是周法也俛觶謂祭黍稷時雜以兩觶醴酒據此是祭黍稷加肺在饋孰報魄時此經尤有明文也祭齊加明水以薦浼水證之當是盥齊此云醴

者鄭以無斷之謂雜以醴酒以醴酒亦在室也此經云醴醢在戶醢謂盎齊是醴與盎同在室內近戶也故坊記云醴酒在室四時之祭惟二齊醴盎也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孰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以室有盎亦有醴故鄭云雜也或曰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爲異代法也是饋孰本用盎也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蜚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賈疏云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據此是祭齊加明

水在饋孰時此經又可証也經言再獻賈疏謂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醑尸因饋獻盞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也又云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加豆加籩當醑尸節又鄭此注饋獻謂薦孰時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言饋獻據文爲先後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醑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卽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據此是此經再獻卽饋獻饋獻謂薦

孰時是齊尊用二配以明水在薦孰時也是在朝踐
後當尸未入室賈此疏又有明文也惟此疏薦孰謂
卽禮運孰其敬引鄭注爲爛是其誤也前已辨之矣
郊特性以加肺加明水爲報陰又曰旣灌然後迎牲
致陰氣也是自灌至奠皆所以求諸陰經有明文也
春官賈疏僅以灌爲求陰是與此經迎牲云致陰氣
加肺加明水云報陰文相背也從疏不如從經也賈
又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
謂未合樂先灌竊謂求陰求陽孝子求神之心不一
耳豈知神之所饗故求陰又求陽也恐非徒以合樂

先後分陰陽賈蓋用熊氏

義非也郊特性以灌

與迎牲爲致陰氣加肺加

水爲報陰則建設朝事

當與薦黍稷蓋肺並爲報

祭義以朝事爲報氣者

蓋僅卽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一端言之耳與郊特性

燔燎報陽之文互相發也不同時也是祭義所謂報

氣乃致陰氣中之報氣也其實朝事並在報魄中也

乃所謂先求諸陰致陰氣也增案祭義孔疏云一祭

之中再度燔蕭朝踐燔腍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

牲云取腍膋升首報陽也註云腍膋腸間脂也與蕭

合燒之是朝踐燔蕭也郊特性又云旣奠然後燔蕭

合羶薌是饋熟燂蕭也據此祭義云報氣是謂朝踐之燂蕭也朝踐在灌後自爲求陰也考正祭非僅求陰必兼求陽正祭乃成故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自奠以前爲先求陰而朝踐之燂蕭亦爲報氣至奠之後又後求陽而饋熟之燂蕭達於牆屋故經曰既奠然後燂蕭也郊特牲又云升首於室注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燂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熊氏推原注說而不知云制祭後鄭先誤也燂蕭有二一爲朝踐一爲饋孰下

文升首在燔燎下安知其必爲朝踐之燔燎也而徑斷爲制祭後乎祭義之報氣卽朝踐燔蕭言經有明文增以郊特性經文考之旣灌迎牲云致陰氣使求陰僅灌經何以旣灌猶曰致陰氣也何以至加肺加明水猶曰報陰也是自灌至奠並爲求陰也使灌爲求陰奠爲報陰獨其中朝踐爲報陽是一正祭之節始而求陰中已報陽後又報陰經何以統曰先求諸陰何以於致陰氣報陰之後又以蕭台黍稷爲臭陽乎故知祭義於朝事言報氣特明燔蕭之義耳朝事本當爲報魄僅卽燔蕭言之故云報氣非謂朝事卽

周人求陽之祭也鄭蓋以此經升首在燔燎下又以祭義云報氣在朝事時故於升首注云制祭之後而不知其泥看祭義未暇卽郊特牲全文參考之也孔疏又承鄭升首注云制祭後之訛遂亦云此謂朝踐時祝取腍臂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腍臂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而不知揆之於經其說並非也郊特牲總論祭祀之事首以臭陰臭陽並舉明周人先求諸陰後求諸陽爲正祭也故云凡祭慎諸此魂氣二語明祭以求諸陰陽之義殷人二語

明周法求陰在先也次言朝事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至升首於室與下直祭句連文應謂饋食時也故以索祭終之以正祭之祊亦在廟門內也祊之數語訓詁字義毛血節又自祭初血毛詔室言之明牲體之純也血祭句謂朝事薦血腥時祭肺句謂饋孰羞肝肺時故下文加肺加明水明薦孰之報陰也燔燎升首明饋食之報陽也皆叙朝踐在前饋孰在後安得祭黍稷加肺節已言薦孰下文燔燎升首節又言朝踐也蓋此以報陰報陽並言正承上與陰與陽明周法求陰又求陽也則此經燔燎報陽

定爲饋孰之燂蕭斷無可疑是升首在饋食時也且以祭義饋孰時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證之可知肝肺四者並爲孰物不然何以云饋孰也是則首爲煮熟之首升首應在饋孰時祭義又一證也若依鄭云制祭之後疏云朝踐之時不皆誤以既孰爲腥乎蓋祭以薦孰爲正故升首句下卽云直祭祝于主明升首饋孰爲正祭也經恐後人不知首爲直祭故下又特訓云首也者直也是升首爲直祭本經尤有確詁也鄭知訓所以升首祭而不知直卽直祭之直乃云直或爲植也此無聊之談疏引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

其首謂三牲之首皆升則云牲固非也且安得改經之直爲牲也故鄭云或也疏又云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若然心亦當爲一體之正獨云首乎疏說亦謬也經不云升首於奧而云升首於室者明在北也儀禮疏正中曰棟棟北爲室雖卽廟室迫狹者言是以北爲室也士喪禮疏室外皆名堂鄭注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爾雅鄭注序謂室前堂上東西廂之牆是推之天子之制皆南爲堂北爲室也故鄭云升牲首於北墉下儀禮敷神席於室中東面以神位在西也無設神席於室東者以東

非神位神不西面也室西南隅爲奧西北隅爲屋漏是同在西但分南北爲奧與屋漏也始設神坐在奧入詔於室皆求神於奧所謂先求諸陰以奧爲尊也故至薦孰時加肺加明水猶爲報陰也求陰訖又後求陽祝更取脾脅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於是升牲首於北墉下是求陽之時爲室中饋食之時在室西之北墉也是卽屋漏之處也故曰臭陽達於牆屋也經所謂蕭令黍稷所謂旣奠然後燐蕭合羶鄴卽此屋漏之祭也周禮其蕭茅賈疏以此爲陰厭之節不知此經明言臭陽也此在尸未入之前以室中求陽之

祭爲神不爲尸也故此爲正祭也所謂反饋樂成者此也室本在北詳此知詩謂納室卽謂屋漏故相承言之以屋漏之祭惟專饗神故下云神之格思也凡祭不爲神爲尸非盛者也詩蓋舉其祭之盛祭之成而言故特云屋漏也所謂相在以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也安得以祭未改饌之陽厭當之也增故尋繹諸經謬斷其爲饋食之祭也又考陰厭陽厭當亦本求陰求陽之義而得名始設奠於與與在西南應爲陽改饌西北隅應爲陰何以於與反爲陰厭西北隅反爲陽厭祭適殤反爲陰厭祭庶殤反爲陽厭疏

因謂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西北隅以向戶明故
爲陽厭此亦傳會鄭說而不知其非也竊謂陰厭陽
厭以祭之先後言不以地言祭者廣博求神非但一
處未知神之所在故始奠於奧又改饌也郊特牲云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蓋形魄爲實魂氣爲虛先
實後虛故先求陰後求陽也始奠於奧先求諸陰也
故曰陰厭改饌西北隅後求諸陽也故曰陽厭適殤
祭於室與土昏禮同牢在奧又云御枉于奧又曲禮
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尊者常居之處故宗子得
爲陰厭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所謂陰者以先求諸

陰得名不以與也凡禘祭於西北隅不敢在成人之處所謂陽者以後求諸陽得名不以西北隅也自昔未詳乎此宜鄭旣以屋漏爲隱又因陽厭之名云屋漏爲明也疏承鄭注明者曰陽之謬釋屋漏爲明白顯露之處不知與抑詩疏云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自相矛盾矣且改饌之時經云闔牖戶是陽厭之時牖戶俱闔又安得云得戶明明曰陽也此不可解也若據曾子問當室之白一語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謂室戶東此疏云祭宗子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是當室之白專卽

尊於東房言之非謂屋漏也蓋古人戶皆近東東房當戶日光直入故云當室之白黃氏日抄主此說若西北隅古人牖在西則亦應得牖明非得戶明也疏謂孫炎日光漏入之解非鄭義不知鄭義小帳之訓及當室之白又謂西北隅得戶明明曰陽之說亦皆非也至馮嗣京詩名物疏據此遂謂屋漏非暗更不足辨矣辨正辨此謂凡無人處卽暗室豈必地之昏黑此亦強爲空論未及詳考經義以破之也或又謂鄭於此本有二解此惟知鄭於抑詩中庸兩注不同者也增又詳所以必於奧求陰者以當時旣死遷尸

南牖是形魄從南歸地故於成人之處求陰求其形魄也形魄爲陰也所以必於屋漏求陽者以病者絕氣恒在北牖是魂氣在北歸天故於絕氣之處求陽求其魂氣也魂氣爲陽也又鄭箋云此祭之末案祭統云餼者祭之末也儀禮特牲少牢改饌並在卒餼後是餼訖乃改饌也則此西北隅陽厭之祭又末中之末也抑詩之言屋漏豈謂此哉

中庸疏謂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

漏亦鄭得戶明孫漏入之談耳

載

鄭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正義曰按文以載爲事此

讀爲栽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爲栽也增案漢書禮樂志象載昭庭師古注曰象謂懸象也載事也是載多以事釋之不必改仄爲平似仍以從詩訓事爲正故章句不從鄭說也邵氏禮記解謂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亦可備一解